召 魂 （散文）

郑义

1

我似乎不喜欢自己的名字。

却又不敢确定。也许是错觉吧。

刚到美国不久，参加一个中学老同学聚会。凡家住纽约、新泽西州附近的，来了不少。进门时，听得一女声惊喜地呼叫我名字，不觉心里一惊，略有愕怔。我理解这惊喜该有两层意思：一别二三十年，算是久别重逢；另外，89 年“风波”之后，我被当局全国通缉，逃了个杳无音讯，生死不明。这次出席老同学聚会，本身就算是一个惊险节目，名叫“大变活人”。

同学们都迎上来握手拍肩，嘘寒问暖。正是他乡遇故知，别有一番情意。端上茶，啜了两口，渐回过神儿来，兀自惊诧莫名：有什么地方不对……怎么，叫一声名字也惊魂动魄？

确实如此。

渐发觉不喜欢别人叫我本名，甚至初识者问“郑义是您笔名吧”，也令人心生不快。

真是一桩蹊跷的事情。

但，这种自察仅如天边蓝电，骤然一闪，随即晦暗四合，心海里依旧混沌一片。

这更是蹊跷：拒绝思考。

2

我的本名叫郑光召。

“光”是家族排行的辈分，“召”字才是名。兄姐们生于国家坎坷之际，分别占用了“光”、“复”、“中”、“国”等好字。“召”有何含意？父母未曾讲，我也懵然不知。只是母亲晚年偶尔谈起，说这个“召”字是海师父取的。

海师父就是能海法师，一 慈眉善眼老和尚。父亲是他的在家弟子，所以我们全家都叫他“海师父”。我记得他，吃过他不少高级点心。小时候到什刹海游泳，没钱坐车，来回都是腿儿着。海 师父入京时驻锡的西四广济寺就在半途，妈妈曾带我来给他叩头请安。游完泳，回家途中一拐，便进了广济寺，踅摸着要给海师父磕头。倒也不是喜欢磕头，是海师 父一见就要亲热地叫“光召”，弥勒佛似地笑着受我一拜，接下来，随侍的小沙弥就会笑眯眯地端上一大盘点心。一辈子再没吃过那么香甜的点心了！那阵儿闹大饥 荒，游完泳更是饿得心慌腿颤。就这样，隔三差五来哄骗海师父的点心吃，一直到游泳季节过去，海师父也回了他长住的五台山。其实，不去磕头，海师父也会叫徒 弟送的。我至今记得那小沙弥拎着点心盒轻手轻脚来敲门的神情。那时我家住在广宁伯街半截胡同，院门外有高大青砖隐壁。妈妈和我站门口，目送那一袭青布长衫 飘过大隐壁，飘出胡同口。

读书阅世渐多，方省悟海 师父是一位唐玄奘式的文化英雄。海师父俗名龚缉熙，生于满清末年。戊戌变法失败，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，使少年能海大为震动，离家寻觅救国之道。曾投新军， 成为早期同盟会员。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，朱德是他学生。能海是一个思想者。革命与反革命反复绞杀，那血雨腥风使他苦痛惶惑，遂退出军队，皈依佛门。发大 誓愿，救度世人。能海聪慧绝顶，不数年便阅遍汉地佛经，生出西行取经之念。先到《康定情歌》中那个“跑马溜溜的”跑马山学藏语，然后四人结伴，爬雪山趟冰 河，进藏学法取经。几年后，能海法师西行功成，携藏经二十余驮返回成都。数万佛徒捧香跪迎，供桌香案逶迤十里长街。

那时代，能海名震大江南北。讲经时四众云集，盛况空前，常常每座千四五百听众。1945 年，美国外交官员执罗斯福总统亲笔信，至成都近慈寺恭请赴美讲学。能海以法务繁忙婉谢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他的确很忙。当时的活动范围，南至云南，北达北 平，西临藏区，东抵上海，其核心则在三城两山（成都重庆太原峨嵋五台）之间。在这近半个中国的地域里，他四处讲经弘法，修建寺院，还要翻译从拉萨迎取回来 的一百二十卷藏经。数年之后，大陆变色。以早年间出入政治漩涡之历练与眼界，能海完全明晰他弘法救世的鼎盛时期飘然已逝，遂选择五台山清凉桥作为晚年之归 宿。那里气温可达摄氏零下三十度，可谓名副其实，清凉至极了。他寻到一处规模宏伟却早已残败的古庙，率追随僧众整修扩建，垦荒植树。若干年后，已是绿树掩 映，庙宇庄严。在此远离尘嚣之地，能

海讲经传戒，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，做出了杰出贡献。却不料文革接踵而至，红卫兵也杀进这避世桃源。能海年逾八十， 仍未逃脱人格羞辱。行走不便，就拿板车推去批斗。百般虐待，皆逆来顺受，安然自若。后来，红卫兵宣布全山寺庙解散，僧人遣返原籍。能海问左右“是否当 走”？僧众莫可奈何，答曰“只有走”。其实，“走”字在僧语中有“舍寿”之意。1966 年最后一夜，绝代高僧能海法师嘱左右次日代为请假，然后搭衣拥被， 冥然坐化。

去国前陪文学界友人去五 台，在显通寺打问起能海法师。那住持和尚成佛法师，居然就是当年端点心给我吃的小沙弥。忆及往事，不胜唏嘘。说海师父当年受了不少折磨，劳改不动了，就让 摘豆角。成了“黑帮首领”，武斗也是有的。但无恚无怨，还不住念叨：要打快打，明天就打不着了！见大愿难圆，再住无益，说走便走，撒手而去……

这等大开大阖，大彻大悟之人生！

只是海师父这一去，还有谁能告诉我这“召”字的意思呢？

4

我父亲郑璧成也是辛亥革 命党人，也是见不得过多鲜血，退出军界，另觅救国之途。当过成都博物馆馆长、《国民公报》记者、主笔等等。最后和卢作孚等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践行实业救 国，凑钱买了一条几十吨小火轮，经营起嘉陵江下游航运。在山城重庆，父母曾安家于曾家岩、北碚、千厮门、牛角沱、小龙坎等地，山也转水也转，却门前总是嘉 陵江，总是满江的船。

童年印象中略为清晰的， 是江上高亢的号子和码头上低沉的汽笛，还有那些为江风所鼓胀的千疤万补的船帆。梦境一般的，是嘉陵江的色彩，一种透明纯净的蓝。杜甫在诗中描写道：“嘉陵 江色何所似？石黛碧玉相因依。”想必还是他眼准，那江色应在墨绿之间。但嘉陵江是我梦幻之河，我说她是纯蓝就是纯蓝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未认真思想过嘉陵江与 父亲的关系，从未想像过父亲他们那条小火轮鸣放汽笛，在蓝色江水中翻波犁浪的童话般景象。这多半是因了自小教育的诋毁，我不敢触碰那条小火轮给自己带来的 原罪。

那时的中国，引领亚洲民 主风潮，充满希望与活力。不期然间，一条小火轮起家的民生公司竟一帆风顺，就势驶入长江，发达起来。一条船接一条船地买下来，一二十年间，竟然将挂着英、 美、日、法、意诸国旗子的轮船挤出川江。到政权更替时，已成为长江里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。茅盾写“史诗般的”《子夜》，说民族资本毫无出路，看来是不确 的。

创 办民生公司之前，父亲是重庆航务处处长，主管川江航运。后来主管民生公司常务，也以船务为主。曾多次深入踏勘三峡至重庆江段，向引水、船长学

驾驶，背熟了不同季节，不同水位的航道图。川江航道之险，堪比蜀道之难。搁浅触礁船只奇多，父亲便去以废铁价买来，设计打捞，修好后再投入航运。有几条船，还是父亲自己掏腰包先买下，承担了风险，待成功复航后，再以原价交给公司。到后来，川江乃至整条长江里那五、六十条沉船，凡有打捞价值的，他都带上工程师去现场看过。他知道自己早已成为首屈一指的“川江通”、“长江通”，对于航道、船舶、营运之通透，在当世已无出其右。他陶醉于那种与大江化为一体的感受，得意于自己非凡的才干。曾如此对家人夸口：有朝一日山穷水尽了，我就是卖汤圆也穷不下去！

抗战期间，四川籍军人出川御敌，转战晋鲁豫苏浙赣鄂闽湘 10 省，主要走水路。据统计，至二战结束，民生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和壮丁竟达 270 余万人次，武器弹药装备数十万吨。在中央政府迁都重庆的战略大撤退中，民生公司船队屡建奇功。十万火急的“宜昌抢运”，把小半个中国的工业设施转移到四川，更被誉为“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”。 抗战最艰难时期，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所有对外通道皆被日军切断。美国空军硬是用铝合金、汽油和血肉之躯在世界屋脊上架起了一条空中“生命线”。民生公司与美国空军实行水空联运，把“驼峰空运”的部分物资从长江边上的宜宾、泸州机场运往大后方各地。实际上，民生船队已然是一支无畏的运输舰队。在日机的轰炸扫射中，船员牺牲百余人，被炸船只近 50 艘，其中 9 艘沉没。贵州独山失守后，陪都震动。日军骄狂极，在对华广播中公布占领重庆后必杀人员名单。父亲榜上有名，神色肃然。即着人送两兄远走岷江上游西康省雅安地方，以留郑氏之后。胜利后，国民政府授予父亲“胜利勋章”，表彰他在战时运输中的贡献。

多年后，我才为时已晚地意识到父辈们的辉煌、他们的殊勋与光荣。却已是“叹西风卷尽豪华，往事大江东去。”（元·冯子振：《赤壁怀古》）

5

正当民生公司雄心勃勃走出长江，奔向远海之际，共产狂飚席卷中国。卢作孚和父亲都是一生求新图变的理想者，对新政权怀了美好憧憬。易帜前，民生公司主要大中型船只都已调集港台，卢等高层骨干也齐聚香港，静以观变，仅父亲以代总经理之职留守危城重庆。中共入城后，西南最高官长刘伯承、邓小平单独宴请父亲，“做工作”，鼓动民生主力船队回归大陆，一起建设“新民主主义”的“新中国”。这番话，算是点了卢作孚、郑璧成们的命门：这些以“民生”、“民主”、“民权”、“民治”、“民本”、“民享”、“民选”之美丽梦想为新船命名的人，奋斗半生所企盼的，不正是一个民主的“新中国”吗！不久，民生公司船队“通电起义”，脱离国民政府，全部驶回大陆。父亲他们没有留心的是，这个“新民主”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叫做“专政”。蜜月结束，以“运动”为名的“专政”施行。仅仅是第一场斗争会，便使品性高洁的卢作孚倍感凌辱，遂服毒自尽，以死抗争。随即，民生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“审查”，其中两人枪杀。那段经历，父亲从未与家人细谈，但肺腑深处的

内疚与愤懑不难想见。在邓小平关照下，父亲开释出狱，没留“尾巴”，但那桌筵席 却骾在胸臆间永不能消化。有人积极合作了，保住了后半生荣华富贵。父亲不屑当政者挽留，拂袖而去，自我流放到能海师父避秦之地，削发为僧。

那时节，能海师父的古庙 正在艰难复兴之中。父亲写信回来，说天寒地冻，苦不堪言，大便落地，转眼就冻成冰柱。我一个南国少儿，没见过冰，很难想像。父亲终于没做成和尚：革命不接 受这种公然抗议，被勒令还俗赴京。承蒙周恩来特别过问，委了个什么文史馆馆员的虚职，得了口总算是饿不死的饭。曾意气风发的父亲真真是认命了：出家不成， 就连汤圆也卖不成了！只是，父亲放不下他对大江的牵挂。他把那五六十条沉船的资料及打捞构想写成文字，准备托付给民生公司的非法继承者“长航”，写啊写， 一直写到生命之终结。恩怨淡远了，那是一个长江之子同他的梦想作永远的告别。

父 亲最后的事业，是受能海师父委托，建造北京西山八大处佛牙塔。一个薄雪的凌晨，北方蜂窝媒炉倒灌的煤气，结束了他的人生。能海师父闻讯，立刻从五台山赶到 北京料理后事，了结了一段师徒情分。还安慰我们说：死得好，死得好。塔已封顶，功德圆满了。我那阵儿还是有点小，记不清是海师父亲自来了，还是请赵朴初捎 的话儿。

多年后才悟透海师父的禅机：父亲躲过了文革之难。

我的命名者们都死去了。在我生命的起源处，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身世之谜。

我的父亲河，那蓝色的江水再也流不回去了。

6

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。海 师父所赐这“召”字，显然与后来那许多颠沛离乱并无干系。那么含意何在呢？“召唤”、“感召”吗？他自己早就激流勇退，出离苦厄了，又何来“召唤”、“感 召”之浪漫？再说这个字也不好看，上“刀”，下“口”，不像是很吉利的呢。只是父亲和海师父都过世了，哪里去寻觅这“召”字的来历呢？

可以确定的是，既然父亲 请海师父赐名，则大抵与宗教有关。查能海各种传记文字，都记载他两次步行进藏，首要之事便是到大昭寺朝圣。也许这“大昭寺”、“小昭寺”的这个“昭”字， 在能海心中有很深的记忆，于是略加思索，脱口而出。“昭”是光明，前面又是一个排行的“光”，意义重复，便去掉日字边，剩下一个“召”。

——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了。

数年前又查到，“召”字尚有一甚为生僻之解：庙宇。

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
先确定一个基本事实：我是 1947 年春生于重庆。

查能海上师年谱，我出生那年春，他手头上有三件事：其一，在彭县太平寺讲经译经。其二，重修峨嵋山慈圣庵。其三，“应重庆僧俗之请，在郑璧成居士捐赠别墅中，成立重庆金刚道场。”

这第三件事，就与我有关 联了。父亲倾家礼佛，我自幼便有所耳闻。那别墅在嘉陵新村，就座落在江边高岸之上。门前是一条弯曲于石崖边上的临江公路，后坡上有一片长着桉树、夹竹桃和 芭蕉树的小树林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离我们家道中落的竹篱笆房不远。父亲上五台山出家了，两兄一姐离乡远行了，唯剩妈妈、外婆、大姐和刚上小学的我在不蔽风雨 的陋房中相守。我极少去那座漂亮的别墅附近玩，只是在山坡上飞纸鸢。再是穷困，一贫如洗，童年依然是天堂。山脚下，永远是那条美丽得令人销魂的蓝色的河 流。

也许，这个“召”字就坐实在“捐房为庙”这件事上了？

也许还存在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，也许是某种游动于如下词网之内的宗教情愫：苦难、忏悔、解脱、圣洁、慈悲、宽容、爱……

当然仅仅是也许。

海师父和父母亲都过世了，谁还能讲得清呢？

7

无论如何诠释，我的名字都没有可怕之处。

何以闻之心惊呢？

我早就觉察到那名字背后似乎附有某种隐约的恐怖感。我不敢思索，轻轻侧过脸，回避视线接触。直到那一天，老同学聚会上那一声惊喜的呼唤——我终于不能不承认：我惧怕我的名字。

何以至此？

仍然拒绝思想。那是一丛阳光从未投射的深黑色荆棘。

但是，每过几年，总有一些机缘叫我与那模糊的恐怖猝然相遇。虽只是惊鸿一瞥，渐渐地也有了发现：在各种关于我的称呼中，我唯独惧怕本名“郑光召”，而且奇怪的只怕用北京话叫。

我的笔名是郑义。

那是二十八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，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一道小小皱褶。两个青年，时而肩起破旧的自行车爬坡，时而在满布砾石的干河道颠簸。这是我和我的第一位编辑德华君。

其时，德华君是一座小县 城的文化馆员，诗人，发表过不少诗作，一本三十二开本文艺期刊的编辑兼主编。而我则是一个业余习作的煤矿木工，心痒难熬地想把一首“长诗”变成铅字。德华 君家在一处黄土山峁上，看不见几根树。窑洞土房显得有点破败。村道上浮尘没脚。高原上，天空清澄如洗，蓝宝石一般。他妻子是没有迁徙权的农民，年青青的已 透出憔悴。德华君很健谈，一路上多是他耐心指点发表与写作之诀窍。最后他问道，总是用一个笔名好吧，取个什么名儿呢？我说，叫郑义行吗？德华君扭转那张清 瘦的脸，满眼鄙夷不屑：这世界上有正义吗！我避开他的视线，嗫诺道：……总会有吧！接下来，我最初的文学保护人开始长篇大论地抨击世事，挖苦浪漫激情，容 不得我插嘴……未几，弥散着油墨清香的小刊物印出来了。在作者姓名的位置，赫然有黑体字“郑义”。斗转星移，那首“长诗”已然遗忘，只留下一个笔名和满腔 激情，随我走遍天涯。

多年之后，方才省悟这不是一个好笔名，张扬、招骂而名不副实。另外，正义之石也过于沉重，没人能抱负起它。虽如此，也没有打算改换。纵然抱负不动，伸手扶一把也是好的。于是常对自己说：不可玷污这名字，你须得小心珍惜。

在这个名字之上，垒砌有 成百万的文字，以及一个写作者所能得到的小小荣耀。成名之初，躬逢文学“解冻”。虽多部作品招致非议，甚至也可以感觉到来自高层的“压力”，但那种如临万 丈深渊的恐惧感是不再有了。即便在那场“暴乱”之后，这个“犯有严重罪行”的被通缉的名字也未沾染上丝毫恐惧。

在将近三年的逃亡的日子里，我多次想像过一个场面：追捕者在身后出其不意大吼一声：“郑义，你被捕了！”我的心不会哆嗦，而只有求仁得仁的解脱。

看来我只是惧怕本名“郑光召”。

怕女声，尤其怕女高音。

我自然明白我坠入了某个令人惊骇的梦境。但顺应心灵的惰性，拒绝解析。我知道那必定是一个噩梦。

心灵像一只小兽，一面躲着捕兽夹，一面又忍不住，总要好奇地伸爪子去挠。

我在想像中试听几种熟悉的乡音。

重庆是生养我的老家，是摇篮边嘉陵江与长江的涛声。我试着聆听用重庆话呼叫的名字：“郑光召，郑光召……”——几声叫下来，鼻子便隐然发酸。那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乡的呼唤。珍视友谊的小学时代。蓝色晨雾中隐隐绰绰的，是江边低沉的汽笛和少年情人天真娇好的笑靥。

山西呢？我曾在山西生活二十余年，那片古称河东山右的土地可谓第二故乡。在太行山那个九户人家的小村村，老乡们或称我“老郑”，或跟着同学们叫“郑块儿”，小妮子小后生则亲热地叫“郑块儿哥”。多年后，方圆几十里的老乡还记得一个赤膊赤脚力大无穷的插队学生叫“郑块儿”。在吕梁山间那座大煤矿，工友们不是叫“老郑”就是“小郑”。进了大学，老师同学都亲热地叫“光召”。偶有正式场合称呼大名，晋地方言的发音是“郑果照”，与北京话相去甚远。再往后是作家读者的文学圈子，则只呼笔名“郑义”，就连一句带有醋香的“郑果照”也听不到了。

……我试着聆听各种方言，终于有所发现：

我只怕北京话，尤其怕女高音。

而重庆话四川话山西话，无论叫哪个名字，两个字还是三个字，听起来都有情意，熨贴。

10

只好拨开记忆的黑荆棘，走进中学时代的北京。

“郑光召……郑光召……”我如同招魂般自呼着，走向惊恐的源头。

清华附中六届同窗都知道，“郑光召”就是“郑块儿”。铁打的百米、铅球冠军，使我拥有极高的知名度。这外号谁起的如何传开的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学

弟史铁生回忆，说“郑块儿那块儿 ——小腿肚子像俩大灯笼！”其实最发达的是胸大肌，比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“铁扇面”要酷多了。总而言之，“郑块儿”就是“哥们儿”的意思了。但“革干”“革军”子弟们是绝不叫“郑块儿”的。他们对我，从来是敛容正颜的。他们与我之类“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”、“修正主义苗子”是不共戴天的“阶级”关系。 学弟张承志可以作证，他们跑到圆明园遗址去成立“红卫兵”，不就是要“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”，不就是嫌他们的专政还不够牢靠，要“誓死”加以“保 卫”吗？早在他们正式成为毛先生的私人卫队之前，我就很碍眼了。他们从来不叫我“郑块儿”，总是神色严正地喊“郑光召”，界线清楚得很。同学们有时也叫我 “郑光召”，但绝无那种“阶级”的味道。毕业分手之际，则有红卫兵头目向我发表正式临别赠言：“郑光召，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，我们是工农革干。二十年 以后见！”他们并不可怕，我一拳能打仨。但他们语调神色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来自于他们依恃的“组织”的那种残忍力量，不可抗拒。

时至今日，无论谁操北京话喊一声“郑光召”，我都会猝然心惊。

我忘不了那些“飒爽英姿”的同窗。

他们用血涂衅了我的名字。

11

至此，我已经大致猜出我何以尤其惧怕操北京话的女高音。

那是“小将们”血洗北京城的 1966 年夏日。

在那个燠热的“红八 月”，红卫兵们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了数千市民，并代行国家行政权力，发布通令，把十万市民驱逐到乡村。没有人反抗。因为赤色专政之酷虐之不可阻挡，早已得 到千百次证实。人们如待宰的羔羊，熬过漫长私刑，然后默默死去。唯有一个人留下了姓名：李文波。这位居住于崇文区榄杆市的前小业主，情急中竟奋起反抗，抄 了把菜刀，把聚众围殴的红卫兵吓得四散。结局可想而知：缓过神儿来的凶徒们将李当场毒打致死。用红卫兵小报的语言来说，就是“拳头象雨点般的打了下来，这 条老狗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”事后，为了给自家子弟撑腰出气，人民法院将李文波的老妻判处了死刑，并同时给已经死硬了的李文波再判了一次死刑，用这个司 法史上的笑话，对私刑给予追认。

小报作者还英气勃发地写道：“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，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，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。”可是，并没有证据显示到李家抄没行凶的红卫兵受到任何伤害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用无辜者而不是用自己的鲜血“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”。

“李文波死后第二天，8 月 26 日，”三十八年之后，契而不舍的追述者王友琴写道：“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……从 8 月 26 日到 8 月 27 日，死亡人数再 次加倍。在 9 月 1 日，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……”从私刑现场运出城的无名尸如洪水泛滥般汹涌。焚尸炉日夜不停，各火葬场尸积如山。（王友琴：《文革受难者列传·李文波》）

接下来就有了第二笔、第三笔、第一千笔，如大兴屠杀、道县屠杀、宾阳屠杀、钦州屠杀、武宣屠杀及人吃人狂潮……

一条又一条血河从天子脚下流向全中国……

世界史上著名的“砸玻璃之夜”，那些德国的青年法西斯不就是砸玻璃烧书吗？还是我们中国的气魄大，上来就杀人。

12

之所以忍受着难闻血腥走回 1966 年盛夏，走回李文波殉难的次日，是因为那一天，伟大历史和我卑微的个人命运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交叉。

那一天，是以一声女高音开始的：

“地主资本家阶级敌人杀人啦！他们向我们红卫兵举起屠刀啦！”

——这是我们班红卫兵小 头目尤同窗。在红卫兵里地位不高，她父亲只是一个校级军官。那一刻，她满面通红，义愤填膺，嗓音极是锋利。学校已经被红卫兵接管，同学们被监管在教室里 “天天读”。尤激动万分地冲上讲台，似乎还挥起了手臂。她三言两语介绍了小市民李文波“向红卫兵举起屠刀”的号外新闻，然后一拍讲台，尖叫道：“郑光召， 你站起来！还有你，你们……”

——见棱见角的北京话，女高音……

在凝结的空气中，站起来 以我为首的四个，“狗崽子”，两位出身资本家、一位小业主、一位右派。血统有问题的同学还有不少，但这四位心里“不服”，最招恨。哗啦啦一阵桌椅响，全班同学都站起来，怀着被感染的阶级仇恨与人人自危的恐惧，奋勇开打。教室里分成四堆，十几个打一个。皮带、椅子腿、拳脚一齐 上。后来回想起来，简直算得上一个小小奇迹：从 8 点多打到 11 点多， 不分场，更无场间休息。“没有受不了的罪”，这句老话真是说到家了。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周立波，说共产革命是一场《暴风骤雨》，真是太轻巧了。其实暴 风很凉快，骤雨能解渴。他应该尝尝鞭子细细打，小刀慢慢割。好在是年轻，抗打，一个也没死，只是血汗滴滴答答的，很流了一些。结尾是一场戏：红卫兵的大头 目们缓缓走进教室，巡视着打倒在地遍体血污的“反动学生”，慢言细

语说：别打了，要注意政策。并在我面前扔下一张纸，喝道：“郑光召，写认罪书！”一把锋利的日本军刀冰凉地架在脖颈上……我至今不解：普普通通一个名字，如何能喊得比军刀还锋利！

几十年来，我无论如何都记不住“26”这个日期，只记得是 8 月。稍一回忆，便转念说，费那脑筋！王友琴那儿记着呢。王是文革史专家，清华附中的事，比我清楚。

我长久地闪避着那一天，闪避着我的名字。

13

时光流转，那个夏日渐行渐远了。但那一声女高音却沉入记忆深处，如陈年佳酿，等待着遥远岁月之后的品尝。只是不明白，那珍藏于记忆深处的，为何是女声而不是男声？是尤小姐而不是那几位名垂青史的大头目？我想不出任何道理。也许，这不过是神秘的直觉。

记起曾在六四后急就的精神自传《历史的一部分》中回顾过这段往事，就翻来看。怎么，一个细节对不上号了：在自传中，尤喊的不是“郑光召”，而是“郑狗，你站起来，还有你，戴狗！还有你们……”——那么，到底是“郑狗”还是“郑光召”？

关于“郑狗”，这里要补充一句。自从学校由“清华附中”改名为“红卫兵战校”，校长老师和我们这些“黑苗子”就都成了“狗”。万校长叫“万狗”，韩校长叫“韩狗”，老师们也大都成了狗，我们班至少有郑、戴、赵、刘四条学生的“狗”。我已经说过，红卫兵大头目不喊我们“狗”。他们自视甚高，举手投足全然是青年毛泽东之风采。称人为狗会降低身份，他们是要做大事的人。因此，全校师生在斗争会上惊心动魄地齐声高呼某“狗”站起来时，他们总是端坐主席台上，曼声呼唤被斗者的名字。他们知道，这种情绪平和甚而温柔的称呼，显示着专政的威严与阴森。那是比称人为“狗”的狂声呐喊更令人恐惧的。

那么，为何在《历史的一部分》中，尤的那一声锐叫是“郑狗”而不是我今日所忆起的“郑光召”？……再往后翻，日本军刀架脖上那段，依照今日之回忆，是“郑光召，写认罪书！”而《历史的一部分》中仅有“写认罪书！”四字，称呼却是没有的。

——两个文本发生误差。如何解释？

一种最方便的解释：女高音尤叫“郑狗”或叫“郑光召”，大头目喝令“写认罪书”时叫没叫“郑光召”，均属无关紧要的枝节，本来便不可能留存精确记忆。

——但且慢！电光一闪——两处有一共同点：都替代了或隐去了“郑光召”三字！

……我感觉有汗水沁出……要紧紧紧紧抓住这思路！

……《历史的一部分》中有“郑光召”三字吗？没有！整本三十万字的书，没有一处“郑光召”！

……再想想再想想！

……在我整个数百万字的全部文字中，可曾写过“郑光召”三字吗？

……没有没有居然没有！

——这还是记忆误差的问题吗？

天哪！

恐惧如何能沉入心灵最隐秘最黑暗的底部！

恐惧如何能缄默不语自我潜藏了近四十年！

神啊，你要让我的神经坚强！

14

何等的恐惧！何等的怯懦！

我躲避着能海师父与父亲赐我的名字，那个与生俱来的名字！

你要敞开灵魂，让光进入！

你怕他们什么？他们已经衰败了。而且，你远在他们暴力范围之外。他们再也不能侮辱你，对你处以私刑。你怕什么呢？……你全明白。你不怕这些。哪你还怕什么？

你怕人用见棱见角的北京 话叫你名字。为什么不怕有人喊“郑狗”？因为有喜剧色彩。后来，你和同学们干脆相互称“狗”：“郑狗”、“戴狗”、“赵狗”、“刘狗”，全都是“狗”！ ——你们消遣了消解了“狗”，这令人心惊的鄙称尔后成为你们之间的昵称……等一等，这个解释言之成理，但仍然没有讲清为何“见棱见角的北京话”比“狗”更 可怕。

你怕的并非北京话，而是北京官话。所谓见棱见角，就是去掉老北京话的圆润、礼貌、谦恭、幽默，加进“新华文体”所特有的威严和真理独占。“见棱见角”是中央台、社论、特约评论员，是“党”、“领袖”，是真理的化身……那么，也就是说，你怕真理，怕神。

为什么会怕神呢？因为你 父亲是罪人（“资产阶级反动派”），你有“原罪”（“孝子贤孙”）。简而言之，你是异类、渎神者、撒旦。不是这样吗？从孩提时代起，所有见棱见角的北京官 话都代表着那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唯一真理。所有的广播、所有的报刊书籍、影视节目、所有的标语、所有的教科书和报告讲演、所有的游行集会……都在不厌其 烦地宣称着暗示着真理独占。从记事起，他们就让你自觉形秽。而他们，永远一字一钉，义正词严。于是，当他们宣判你是魔鬼时，你就真成了魔鬼。

当魔鬼就那么可怕吗？不 是的，问题不在这里。恰恰相反，你知道自己不是魔鬼而向往光明，你害怕的是熄灭心头的圣火，“革除教籍”。于是，你要拚死抗拒。你曾被公开宣判（那个盛夏 和那次毒打），其后，你以自己全部生涯顽强抗拒。渐渐地，整个宣判仪式——会议、游行、自辱、定性、打倒等等——被高度抽象，升华为一句见棱见角的喝叫： “郑光召！”那判决有多可怕，这一声呼叫就有多可怕！

你还奉他们为神吗？既然 不，你还怕什么呢？你怕得太长久，怕惯了，已经怕得没有理性，怕到了不具思维功能的骨髓里。你要打开灵魂与骨髓，打开潜意识的黑箱，让光进入！你要唤醒， 要唤醒在长夜中闪避了数十年的灵魂，告诉它那恐怖已经过去。你要把迷失多年的灵魂牵到阳光下，告诉它：

那些僭妄者才是魔鬼！

你不要躲在“郑狗”、“郑块儿”、“郑义”的背后，你就是“郑光召”。你不可躲避，不可让他们这样杀死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格和那些生活。

听哪，穿过千年暗夜，是诗祖屈原招魂的歌声：

魂兮归来，东方不可以托些。

魂兮归来，南方不可以止些。

魂兮归来，西方不可以淫些。

魂兮归来，北方不可以久些。

魂兮归来，反故居些！

婉若梦境。

……我伫立于 1966 盛夏的北京，茫然四顾。满城黑压压黑荆棘，那种太行山民称作“黑葛针”的大型灌木，铁铸的枝条，刺长逾寸。许多不可名状的恐怖在进行。触到甜腻腻的血的腥 臭。有坚硬的脚步声和吼喊的歌声。微风从远处带来如歌的哀号。不死的尸骸四处游走。我想离去却又不能，无尽的黑荆棘温柔地将我紧紧缠抱，如梦似幻。无论走 到哪儿，那黑荆棘都围拥着我，如从我周身长出。我绝望了，骤然间长唤一声“妈，妈妈——”

“么娃儿，么娃子！”一 个年轻的声音。我听见妈妈从半世纪之前的重庆亲热呼唤。妈妈带着姐姐和我下河坝。在嘉陵江边，蓝色的河水里，妈妈和姐姐洗涤挨家挨户收来的衣服，然后铺卵 石滩上，晾干。我就玩，捉石凹里的蝌蚪小鱼，一边拣拾莲花白叶子，好带回家煮稀饭，放一点油盐是很好吃的。

我在那些装卸木船的小码头上捡过许多菜叶，也曾在原木扎成的大木排上惊险万分地蹦跳，我敢肯定童年的嘉陵江是蓝色的。我曾攀住一根竹缆沉入江水，再仰起脸看天，光波荡漾中记牢了那宝石之蓝。

待那些衣衫被单晾干，太阳就变得红软，就跟在妈妈姐姐的大背兜后，登天一般爬千厮门大石阶。

石阶边，有众多小贩兜售 桔柑地瓜枇芭沙炒葫豆椒盐花生和琳琅满目的小百货。快爬上顶了，就有一些卖小面、稀饭、凉粉、抄手、锅魁、豆花饭的摊摊儿，拼命朝挑夫们吆喊。挑夫们赤膊 负重而行，脚登草鞋，一步一顿，喊着悠悠无尽的号子，却只有两个字“嘿——啍、嘿——啍……”

有一次，姐姐实在饿透了，想喝一碗稀饭，才两分钱。妈妈说，才两分钱，买米回家够全家人喝了。后来，姐姐被朝暮杀人不止的“运动”吓得精神失常，残喘几年后早逝了。妈妈后半生总觉得欠姐姐那一碗两分钱的稀饭。

“么娃儿，”妈妈站在整整五十年前的千厮门梯坎儿上回首俯瞰：“光召，么娃儿嘞！”

妈妈和姐姐的竹背兜里装了洗净晾干的衣服，透出好闻的太阳味儿。

我的小背兜里装了些甘蓝叶子，还有一些桔皮。

每当我返回生命的起点，每当我看见妈妈，听见她呼唤，就会眼前一亮，浮现出我的母亲河，那条清纯动人的蓝色的河流……

魂兮归来，反故居些！

湛湛江水兮，上有枫。

目极千里兮，伤春心。

魂兮归来，哀江南！

16

你不可停止，不可怯懦，不可躲进童年的伊甸园。

你要直面心灵的困境。

你还有隐藏的怕。

除了怕遭神唾弃，你还怕什么？

你不要遮掩。你尽管照亮灵魂的永夜，把第一眼瞥见的东西大声说出来。

——羞耻、屈辱！

这就是了！你是全校拔尖 儿的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的好学生、全校音乐舞蹈联演的总编导、田径场上冲线夺冠的明星。你的名字无人不晓，以至于可以这样说：不知道你的，就不是清华附中 那六届学生。现在可好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便沦为不可接触的贱人。你无望地抗拒，辩解，维护着起码的尊严——就像你们那位杰出的校长，在大操场上在皮鞭下劳 改还试图保持微笑与风度。那一顿暴打真是痛快，连巴掌大一块遮羞布都没给你们留下。哪里还有什么师长之尊同窗之情，全是跪在地上瘫在地上满身是血是臭汗的 畜生、贱类！刹那间，脸皮拉破了，那点残存的矜持和人格彻底摧毁。有如少女被剥光衣裳，当街示众。活下去，将永远背负那奇耻大辱，不得洗雪。真是一场“触 及灵魂的大革命”呀！受辱的人可以远走他乡，永不回还。受辱的灵魂只有躲进心底的黑暗，喑哑无声地舔舐伤痛。于是，那一声喊叫，女高音，字字珠玉的新华京 腔，就成了耻辱的象征。自此你畏惧你的名字，害怕触碰那奇耻大辱。三十九年了，你打算自我麻醉到底，把这羞辱带进坟墓？

你要如屈子那般，为自己招魂！

（看来，你的名字或许还有一解：召同招，招魂的招。莫非能海师父早就窥出那冥冥中的前定？）

你要敞开灵魂，好让光进入！

17

你的魂魄深处还有隐藏的怕。

几日前，是二战胜利 60 周年纪念日。你应友人之邀，参加了二战“中缅印战场”美国老兵最后一次聚会。都是八十上下的老人了，弯腰驼背，轮椅拐杖助走器，生命的终点已近在咫尺。他 们要结束一年一度的全国聚会，宣布永远解散。你第一次躬逢这种英雄云集的盛典，那悲壮之气令人暗自盈泪，特别是最后一晚那盛大辉煌的告别宴会……你记得文 达尔·菲利普斯吗？——你妻子采访过的那位传奇老人，116 次飞越“驼峰”的飞行员，英雄中的英雄。先在欧洲战场，被德国人从天上打下来。然后执行“驼峰 空运”任务，又机械事故自己从天上掉下来，让日本人抓住，刑讯逼供，拔掉两个大拇指甲。——见采访已大致完成，你赶紧趋前向老人提出两个“私人性的问 题”：

对于那些当年残害你的敌人，如果他们仍未认罪忏悔，你会宽恕吗？

老兵回答：我宽恕，但不会忘记。

对于忏悔者和不忏悔者，你都给予宽恕，那么正义何在？

老兵回答：正义在那个绝对者超越者手中。我们死后都要到他那儿去，接受最后的审判。

——你为何顿时泪水晶莹？你也许隐约猜到，你心灵的深处潜藏着一只阴沉的兽。

——怎么会？我从来反对冤冤相报、仇恨……

——你敢说你不恨？对那些毒打过你，杀得中国血流成河的青年凶手没有半点仇恨？

——我……当然，我……

——不要自我欺骗。往心灵中最黑暗的角落扫一眼：那轻轻切齿的小兽是什么？

——是的，是……仇恨，以及……对仇恨的惧怕……但我无力驱除……三十九年过去，有谁曾向我表示过悔恨表示过哪怕一点点含蓄的歉意？他们中的多数幻灭了内疚了，但仍有政权在握者至死与民众为敌。1989 年，我们呼唤自由，他们请缨镇压。再往后，我们逃亡入狱赴死，他们圈地卖厂拆民居抢银行，公然堕落为明火执仗的匪类……血流得太多了，苦难太深了。我不可自作多情。我无法宽恕。我无权宽恕。我做不到。我走到了人的尽头。

——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，临死前尚宽恕折磨他戏弄他的刽子手。听得见吗，这是他遥远的祈祷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！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

——我不是神！而且，倘若他们还要做，他们完全晓得呢？

18

这一次痛苦的写作应该结束了。

如梦初醒。

我挣脱了恐怖的奴役，第一次自我追询“我是谁？”第一次跃入神秘凶险的蓝黑色大海，发现我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竹缆，系我生命之舟于波涛汹涌的海面。

我如此惊讶于“郑光召”这个名字，惊讶于父辈以名为教的美好期待，惊讶于命名者们的光荣，惊讶于它强韧的生命力。

终于明白我实在应该感恩：

我的人生未能被那个血腥的夏季所摧毁。

近年来，做过几次体检扫描，医生总会惊讶于背部、头后的累累伤痕。解释说年轻时挨过打，就愈加惊奇。只好再多说两个词：“中国”、“文化革命”，便恍然大悟，不再问。我以为那些伤痕早已消失，却不料仍藏在筋腱与骨上。更未料及的是，还潜藏于意识难以窥及的人格深处。

那种深入灵肉的摧残，多半会使人魂飞魄散，万念俱灰，沦为精神奴隶。我却不，自此走上了誓不妥协的反抗之路。

在“老红卫兵”那里， “郑光召”是一个仇恨的对象。文革后，两派都被赶下乡。到山西太谷县插队落户的几百同学中，他们是少数，便聚居于一小山区公社。一日误传我从山下路过，便 都呼啦啦拎起镢头，要下山痛殴“郑光召”，报仇雪恨。——多年来，我一直对他们那种旺盛的仇恨疑惑不解。虽然我的号召力足够大，但我并没有扯旗立山头，以 他们为敌。虽然后来龙子龙孙也挨了打，但我从未参加武斗，甚至没有动过他们一手指头。八十年代中期，我曾采访广西文革吃人狂潮中的凶手和罹难者遗属。殊想 不到的是，凶手们大多拒不悔罪，还耿耿记恨于可怜的受难者。武宣县搬运工周石安因大饥馑年代盗窃一包大米判刑七年，刑满出狱恰逢文革滥杀，毒打后拖至黔江 边挖心割肉。事过十八年，我走上石板小街，在县城贫民区一间阴沉的小屋里见到他长兄：“……现在我们很为难，街上很多人吃过他们的肉，现在还恨我们，我们 抬不起头。也没有人

来赔礼道歉，恨得我们要死。”那次采访后，我才幡然省悟我始终被红卫兵们刻骨仇恨的理由：受害者，特别是如我之类拒不遗忘的受害者，是 刻在凶手额头上的罪恶的印记。

招致仇恨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誓死不屈。

他们称我们为狗，痛打我 们这些狗，实在是希望我们真的变成狗，夹起尾巴，卑微地匍匐于脚下。我以沉默和拒不认罪来守护残存的自尊，便足以招来切齿之恨。中共延安整风，把那么多自 家人打成“特务”。不招就打，招了就吃一碗鸡蛋大卤面，上台戴红花。这个戏剧化之过程，其要旨就在于摧毁人格尊严，把人变成打怕了打服了的狗。由是，服与 不服就成了他们和我之间恒久的游戏。我知道，我的不服招致了深仇大恨。我也恨，却主要恨自己，恨自己弱冠之年那一跪。他们要的就是那一跪，我跪了。总念及 那位抄菜刀的李文波，他保住了自己的尊严。那一跪令人沉痛。士可杀而不可辱。而我，却屈膝自辱了。其羞耻，倾东海之水难以洗雪。我发誓再不下跪，宁死不 跪！当我拭去血迹再站起来，就成为他们所依恃的那种罪恶制度之死敌。我渐渐发现自己变得格外自尊，格外英勇，格外奋不顾身以死相拼。——我终于明白，这是 “郑光召”那个被污辱与被损害之人格的猛烈反弹。

这是一只受伤的兽，纵身黑暗，踪迹缈无。

它易受伤害，格外敏感，甚而过度防卫。它藏匿于心灵的永夜，静静的，唯见两点不熄的荧火。倘有风吹草动，便翻身跃起，竖起鬣毛，露齿低声咆哮。它不理会任何呼唤，永远深藏不出。它生死不惜地守护着自己的尊严，终于化为一个不屈的精灵。

这是独属于我的青春的启蒙。

这是无意识深处对摧残的自动反抗。

这是对凌辱的永恒的回答。

魂兮归来，一切活着与死去的痛深创巨的贱民们！

魂兮归来哟！

我走不出心中的黑暗。

我深知我无权审判。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向他们投掷正义之石。几年前，我在一篇回顾文革的长文中曾如此写道：“‘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。’……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忏悔的。”今天的认识依然如是。

我知道，只有爱才有拯救。

我可以爱那些曾沾染鲜血而幡然悔改者，但对于拒绝忏悔的凶手们，我爱不起来，而至多是怜悯。（真想问他们一句：那些沉甸甸的罪责和血，还要背负多久呢？）

我尤其无法去爱那些于今愈加疯狂的太子衙内们。

他们没有荣誉感、羞耻心，极度堕落。

他们在继续劫掠杀戮，暴戾无比。

一条又一条新成的血河我涉不过去。

我无法宽恕无法爱。

我做不到。

我似乎走到了人的尽头。

我向往光明，心中却有千年长夜。

神圣的使徒保罗说：

“我不了解自己的作为。因为我不做自己要的事，却做自己恨的事……我可以欲想对的事，但却做不到。”

保罗尚且如此，我是谁呀！

我招回了迷失的灵魂，却逐不走阴气。

神，请原谅我的软弱！

你那使太阳暗淡的大光竟在何处？

我一次次询问：“我是谁？”

黑浪咆哮的大海上，生命之舟起伏摇摆，动荡不宁。我看见我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长缆，从各个方向拉扯着，锚固着，使我的小舟不致在浪涛中迷失、沉没。

我努力猜测这画面的暗喻……

似 乎，每一条锚缆都象征着一个蛰伏于“我”深处的人格。我渐渐辨别出两个主要的且时常对立的人格：一个是“郑光召”，一个是“郑义”。一个是人间的、律法 的、追求公义誓不妥协的。一个是神圣的、博爱的、心存悲悯而诗意绵绵的。“我”正被它们向不同方向拉扯、撕裂，莫衷一是。回首人生，我发现自己愈加理解苦 难，我的文字我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。我终于明白，我的使命就是运用自己全部生命与才华去承受苦难，抵抗苦难，升华苦难。但我不敢称爱，我达不到那种为敌人 含泪祝福的境界！

也许。也许有一天，郑光召和郑义能够合而为一，真正懂得了感恩、爱与谦卑。

我不敢肯定，但心头有期待。

我的本名叫光召：我须得听从“光的召唤”。

——也许，这是关于我名字的最终的诠释。

我是如此地渴望回到那蓝色的河流。

蓝色透明的河水里，游动着红色的金鱼，还有霜打的枫。

极目千里，其纯净绝美，令人哭泣。

2005 年 9 月初稿于华盛顿 D.C.。

10 月中旬改定。

门前山茱萸结实如玛瑙，叶红如枫。

（来源：黄花岗）